

幕后真凶居然是那个人



中国最具畅销力的女作家之一
悬疑天后上官午夜挑战完美作品
20年来最震撼的离奇悬疑，小说史无匹敌的惊悚巨作
上官午夜：中国悬疑作家领军人物，被誉为“中国悬疑写作第一人”
《惊悚》《神秘》《惊悚》《惊悚》《惊悚》《惊悚》

上官午夜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不可思议的连环凶杀案再现江川大学，恐惧与谣言蔓延。

传奇少女古小烟潜伏校园，秘密探索“七宗罪”谜底时反倒掉进恶魔的游戏。遇害者接二连三地出现，警探罗天化身教授进入江川大学，一场斗智斗勇的比拼悄然开始。

神秘的魔鬼牌，错综复杂的密码疑云，完美的不在场证据，真相揭开时，凶手却是一个众人万万想不到的角色。这是二十年前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狂徒吗？

或者，凶手另有其人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冷梦凡在化工厂布下陷阱，罗天不慎受了重伤。就在这时，冷梦凡又提出要玩一个解谜的游戏，失败的代价是我的命……

悬疑小说

罗天稳住了脚步，缓缓地说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杀高敏是无心的，你当时很害怕，于是脱掉她的衣服，随手抓起桌上的一瓶胶水，利用它制造了高敏死后遭强暴的假象，这样以来，警察就会断定凶手是男性，根本不会想到是你，对吗？”

冷梦凡接口道：“没错，五一那天我正好有事耽搁没回家，高敏半夜回宿舍向我发酒疯，我不小心推了她一下，她就死了。第一题回答正确，第二题开始。”

“他们把刘小惠死去的现场照片拿给我看，初看之下，刘小惠的确是自杀的，直到后来我去了案发现场，才突然醒悟到刘小惠并非自杀。照片上的刘小惠脖子上挂着一个血迹斑斑的晴天娃娃，也就是说，她在割断手腕之后用手摸过它，所以它才会血迹斑斑，可是刘小惠的裙子上没有血迹，在她身前的地面上也没有，留在地面上的血迹全都集中在两只手垂下来的位置，很显然，这些都是凶手的布局，先把刘小惠杀死吊在树上，再割断她的两只手腕……当我确定你就是凶手后，我便明白了，你杀死高敏的那一幕被对面宿舍楼的刘小惠用望远镜偷看到了，刘小惠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，她便借机向你敲诈，所以她那几天才会经常上街购物买衣服……是这样吗？”

冷梦凡又拍了一个巴掌，表示罗天猜对了。
罗天喘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你也许很早就对我跟小烟起疑了，所以为了更好地掩饰你的罪行，你谎称奶奶去世，好让周子扬死的时候你有不在场的证据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回去。就在那个时候你的心理已经产生了变化，那就是杀了刘小惠之后继续杀人，因为你心里的那个魔鬼被唤醒了，并且完全控制了你，使你从害怕杀人到爱上杀人……也因为高敏的死正好符合‘七宗罪’中的‘淫欲’，而刘小惠不断地敲诈你也符合‘贪婪’，再加上今年距离1998年刚好是10年，又恰恰是5月份，这一连串的巧合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后面4宗谋杀案，你在模仿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人，同时，也在向警方挑战……”

罗天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见嗖的一声，又一支箭刺进了罗天的左肩，他支持不住地倒了下去。

冷梦凡冷冷地说：“时间到，我最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。罗老师，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我不是在模仿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人，没错，我承认我一开始有这种想法，但后来我觉得他根本不配被我模仿，所以我才会在现场留下魔鬼牌，我不像他，藏头藏尾，我压根儿就瞧不起他，所以我决定完成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。因此，我在最后一张魔鬼牌上留下地址，我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，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我跟他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我把蒲鹏杀了，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的都是学生……”

我觉得冷梦凡疯了。这次我又一次听到了箭飞出的声音，这次，我明显感觉箭气是从前面逼来的，我一把推开罗天，我不能再让他中箭了……

我看罗天捡起手枪开了

一枪，我知道他这一枪打中了冷梦凡，因为我听见了冷梦凡的闷哼，以及她后退时撞倒了什么东西的声音。然后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5月31日清晨

化，那就是杀了刘小惠之后继续杀人，因为你心里的那个魔鬼被唤醒了，并且完全控制了你，使你从害怕杀人到爱上杀人……也因为高敏的死正好符合‘七宗罪’中的‘淫欲’，而刘小惠不断地敲诈你也符合‘贪婪’，再加上今年距离1998年刚好是10年，又恰恰是5月份，这一连串的巧合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后面4宗谋杀案，你在模仿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人，同时，也在向警方挑战……”

罗天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见嗖的一声，又一支箭刺进了罗天的左肩，他支持不住地倒了下去。

冷梦凡冷冷地说：“时间到，我最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。罗老师，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我不是在模仿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人，没错，我承认我一开始有这种想法，但后来我觉得他根本不配被我模仿，所以我才会在现场留下魔鬼牌，我不像他，藏头藏尾，我压根儿就瞧不起他，所以我决定完成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。因此，我在最后一张魔鬼牌上留下地址，我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，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我跟他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我把蒲鹏杀了，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杀的都是学生……”

我觉得冷梦凡疯了。这次我又一次听到了箭飞出的声音，这次，我明显感觉箭气是从前面逼来的，我一把推开罗天，我不能再让他中箭了……

我看罗天捡起手枪开了

一枪，我知道他这一枪打中了冷梦凡，因为我听见了冷梦凡的闷哼，以及她后退时撞倒了什么东西的声音。然后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5月31日清晨

我感觉自己睡了很久，事实上确实如此，那一箭让我昏迷了四天。醒来后，罗天告诉我，叶寒没事，这会儿在宿舍，她下午会来看我。

我又问：“那冷梦凡呢？”

罗天说：“那一枪我没有打中她的要害，所以她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不知为何，我的心脏竟隐隐作痛起来，一种非常不祥的感觉如潮水般向我涌来，我不安地问他：“今天几号？”

罗天随口答道：“31号，怎么了？还在担心吗？没事的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”

我的不安感却越发浓郁了：“真的已经过去了吗？罗天，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开啊？比如那首古诗、小丑、游戏人物图，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跟魔鬼牌放在一起？还有，那三次的密码暗示是冷梦凡的名字，我总觉得……”

罗天轻声打断我：“没事的，放心吧，过两天我们会找冷梦凡录口供的。”

刚说完，罗天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来听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挂掉电话，他喃喃地说：“冷梦凡死了，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半到6点之间，死因为注射过量镇静剂。”

我脱口叫道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罗天皱紧了眉头：“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然后，他全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，“难道是他？不可能的，他不是已经……”

我惊悚地问：“什么不可能？到底是谁呀？”

罗天没再搭理我，用手推动着轮椅，像是想出去。这时，一个护士敲门走了进来，她微笑着对罗天说：“罗队长，您的

信，一个小男孩送来的。”说着，便将一封信交给了罗天。

待护士走后，罗天很快地拆开了那封信，我发现他脸上的肌肉似乎都在痉挛，然后一下子瘫软在了轮椅里，像一只斗败的公鸡。

我让罗天把信给我看，他犹豫了很久才将信拿给了我。

罗天讷讷地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话音落下的同时，他猛地颤了一下，“我知道了，死的那个是陈冬阳，也就是教你们班听力课的陈老师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好几天以前陈老师就沒来学校，说生病请假了，原来蒲鹏早就算好了冷梦凡会杀他，所以抓了陈老师，让陈老师做了他的替死鬼。我困惑地问：“可是……冷梦凡不是傻子，蒲鹏跟陈老师只是在体型上有些相似，长得却不像，又怎么能骗得过冷梦凡呢？”

罗天说：“蒲鹏是我目前见过最可怕的一个对手，他能在如此严密监视下杀死冷梦凡，可见他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，也许还懂易容术，所以才骗过了冷梦凡。”

我全身发冷，冷梦凡说她瞧不起10年、20年前的凶手，殊不知，她只是蒲鹏游戏中的一个棋子。

这时，罗天的电话又响了，他接起来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挂完电话后，他告诉我，警察局的人说刚发现在蒲鹏宿舍里的死者不是蒲鹏，正奇怪呢。

我只觉得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意识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噩梦，又要开始了……

王晓凤擅自锄奸，组织欲秘密调离

畅销小说

王晓凤是坐着黄包车去巷民路28号的路上碰到童刚的。

那天，王晓凤坐的黄包车本来跑得好好的，突然前面的路口穿过一支队伍，这是保安队的人没事在街上闲逛。队伍里那个端坐在马上的人引起了王晓凤的注意，这个人怎么看都像当年游击队第三小队长童刚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她的心顿时紧了一下，她急忙又把那人仔细看了两眼，没错，就是他！

骑在马上的童刚似乎也在审视着她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嘴里还“咦”了一声。队伍走过去了，那人居然跳下马，呆呆地仍朝这边望。

王晓凤低声冲黄包车夫道：快走。一路上她都在想：童刚怎么会在这里？

她回到家，见到乔天朝的第一件事，便把见到童刚的事情说了。乔天朝当即接通了守备区司令部的电话，让他们查一查童刚这个人。

不过十分钟，司令部的人便把电话打了过来。此时的童刚是保安大队的大队长，是变节投诚过来的，结论是：这人尚待结论。

乔天朝命令王晓凤，不要再随意离开军统局济南站大院，一切还要等老家的消息。

还没等来老家的消息，第二天乔天朝一上班，就被案头上的一个密件震惊了。那封密件就是关于王晓凤的。密件上的内容是：鲁中南游击队队长王迎香出现在济南街头，被保安大队巡逻队发现。同时密件抄送各机要单位，严查共产党。

这份密件足以证明，童刚真的是变节分子，而且还有些急不可待。乔天朝在那封密件上批了个“阅”字，就交给了徐寅初。这种阅件的方式在军统局已形成

了规律，不管多么紧急的密件，按程序都要先送到副官手里，然后由副官按轻重缓急，再呈报给徐寅初。

徐寅初先是浏览了一遍密件，看到“女游击队”几个字时，似乎来了兴致。他又把密件看了一遍，然后提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：中统局是干什么吃的？！过了一会儿，想想又觉得不对，把一行字划掉，写了批示：转告守备区并中统局有关人员，尽快归案！

徐寅初签完字，乔天朝手拿密件交保密室处理了。不用半天的时间，经由徐寅初签字的这份密件便会传送到济南各部门手中。也就是说，军统站虽然没有插手，但监视这个案子办下去，无形中给中统和守备区的人以很大的压力。

李露带来的消息验证了乔天朝的判断，童刚的确叛变了。

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组织尽快把王晓凤调走，要么就是干掉童刚。组织在权衡利弊之后，决定锄奸，以绝后患。

干掉童刚，组织上自有安排。几日之后，乔天朝得到消息，共产党的两名游击队员，潜进保安大队，刺杀保安队长童刚未遂，于是双方发生枪战，保安队长受伤，两名游击队员趁乱逃离。在追捕过程中，游击队员拉响了带在身上的手雷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当乔天朝把这份密件送到徐寅初的案头时，徐寅初用笔敲着桌子说：看来这个女游击队长是共产党手里一张很重要的牌啊！说到这儿，他还冲乔天朝笑了笑，然后拿起笔，在那份密件上写了一句话：女游击队是条大鱼，要尽快拿下。

王晓凤知道这一消息时，她暗自决定：一定要亲手杀了叛徒，给同志们报仇。

她是从乔天朝那里知道叛徒童刚住在梧桐路市立医院养伤的。

那天，乔天朝回到家里的时间往常并没有两样。但他却没有发现王晓凤的身影，他屋里屋外寻了个遍，仍没有她的影子。以前这样的情形也有过，但每次她都会给他留字条，自从童刚认出王晓凤后，她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外出，这是他给她定下的纪律。现在知道童刚受伤住院，她也许放松了警惕，又去了巷民路28号。这么想过后，乔天朝给自己做了一碗面。吃完面，仍不见王晓凤回来，再也坐不住了，换上便装，把枪别在腰上，出了门。

他直奔巷民路28号。在那里他并没有发现王晓凤的身影，这么晚了，他还是第一次光顾这里。李露和姨妈都很吃惊，她们把他带到雅间，才知道王晓凤上午来过，可还没到中午就离开了。李露和姨妈得知王晓凤神秘失踪，顿感事情不妙，想分头去找，被乔天朝制止了，此时的他已是心中有数了。

他跳上路边的黄包车，冲车夫道：梧桐路市立医院，快！

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他太了解王晓凤了，上次偷枪的事件仍然让他心有余悸，此时她又不在巷民路28号，他意识到要出事了！

赶到市立医院门口的时候，还是来晚了。这里已经戒严了，有保安队的人，也有守备区的人，他们在医院门口拉上了警戒线，正在严查进出医院的人。他向前走去，竟意外地被拦住了，他亮出证件，马上有一个小头目样的人跑过来：长官，下级愿意为您效劳。

他问：发生了什么事？

那小头目结结巴巴地答：

安队的童大队长被人杀死在病房里。

他的预感得到了应验，心脏顿时快速地跳了几下，接着又沉声问道：人抓到了吗？

小头目摇摇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医院让咱们围上了，跑不了。

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径直朝出事的病房走去。

二楼的一间病房里，童刚死不瞑目地睁着眼睛，脸上的惊惧挥之不去。门窗和屋里的这一切都好好的，看不出打斗的迹象。他在医院里楼上楼下转了几圈，以便尽可能地暴露自己，他希望躲在暗处的王晓凤能够看到自己，在闭团围住的医院里，她很难逃离，只有他才能把她带出去。可他一连转了几圈，仍没有发现王晓凤的影子，他疑惑：她会跑到哪里去？

乔天朝回来的时候，竟看见王晓凤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看一份报纸。见他回来，她抬起头，一脸喜气地看着他。

他凝视着她，态度很不友好地指责道：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？

她站起身，轻描淡写地说：我去锄奸了，怎么了？组织上不是要锄奸吗，我完成了任务。原来，她化装成护士，乘警卫松懈时，干掉了童刚。

乔天朝手指着她，气得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那天晚上，乔天朝失眠了。他在考虑王晓凤作为地下工作者的资格，从东北的偷枪事件，到这次的医院锄奸，两次鲁莽行事，若稍有闪失，组织苦心经营的地下工作站将土崩瓦解。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隐藏，越深越好，就凭这一点，王晓凤是不称职的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乔天朝从

沙发上爬起来，再一次给组织写了报告，要求调离王晓凤。而此时的王晓凤却全然不知，她睡得很香，轻缓的鼾声，丝丝缕缕地飘浮着。

第二天一早，乔天朝就去了巷民路28号。他预感到，这次组织一定会把王晓凤撤走。

组织同意王迎香调离地下工作的通知，自然是李露带来的。那封通知中交待，让乔天朝处理好善后事宜。

那天晚上，他带着王晓凤又一次来到了徐寅初的家。当乔天朝说出准备让王晓凤回徐州老家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时，徐寅初没有立刻说话，他托着下巴，仔细望着乔天朝。

他站了起来，背着手在乔天朝面前踱了几步。乔天朝的目光就随着徐寅初的身子在转，他不担心徐寅初怀疑什么，可以说，军统局济南站，目前徐寅初最信任的就是他了。

徐寅初终于停止了踱步，叹了口气：也好，那就让她走吧，跟着咱们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
乔天朝站了起来，叫了声：站长——

徐寅初的一只手就落在了他的肩上，盯着乔天朝的眼睛说：北平和天津失守，下一步济南可就是前线了，仗要是这么打下去……

徐寅初仰起头，望了一眼天棚，那里悬着一盏灯，让他有些刺眼。于是，他眯起了眼睛说：看来，我们也该想想后路了。让你夫人先走吧，过几天，我也让丽娜离开这里。看来，济南这个地方也存不下多少日子了。

那天晚上，一离开徐寅初的家，王晓凤就已经变成了王迎香，只差欢呼雀跃了。